

◀ （上接 2 版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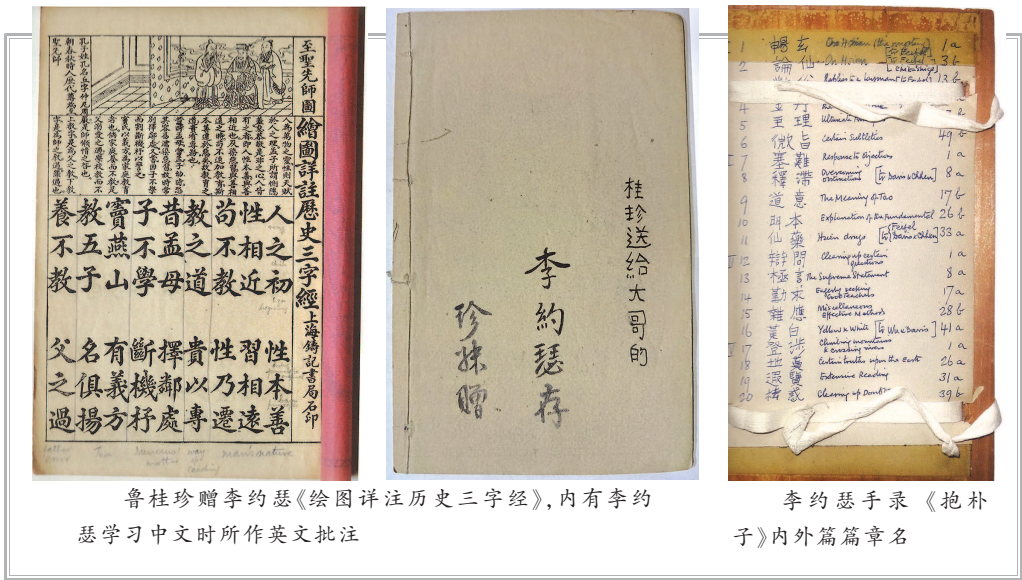
还有个特点，藏书有很多批注和签条。这些签条有相当部分是李约瑟亲自做的，而且一本书上常常有多个签条。也有很多是李约瑟身边的王铃、鲁桂珍等人，为了他写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而做的。善本和平装书上多有签条，可以请徐艳老师展开谈谈。

徐艳：他的批注主要有两种，一种是把纸条夹在书里面，还有一种是写在图书的扉页上。都很有趣，特别是写在书的扉页上的，涉及李约瑟当时和很多中国学者的交往。40 年代李约瑟做英国驻中国大使的科学参赞，结识了很多中国重要的人物。当时郭沫若、胡适等都曾送书给李约瑟。胡适送他的书里夹着一份报纸，我一看，报纸上有一张胡适的照片，还有讣告。我们可以想象得到，李约瑟当时收集了登有胡适讣闻的报纸夹在以前胡适赠送的书里面。

李约瑟因为交往了很多中国人，他的资料室里有一个卡片箱，每一个卡片上写着一个他交往的中国学者的信息。而他藏书的扉页上又经常写着，书如何得来的，他如何和这些学者讨论这些书，等等。卡片和扉页的批注可以相互参看，互为呼应。比如有一本《墨经易解》，他在扉页题签上写着他和当时的学者怎么评价、讨论这本书。他认为这本书对墨子溢美太多，有过多现代的观念，梅贻宝（当时燕京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弟弟）也同意这个观点。这些材料联系起来看，就会发现，这批藏书里有很多故事。

另外，李约瑟很喜欢《抱朴子》这本书，认为是中国科技史的一个经典著作。《抱朴子》在 60 年代由 James R.Ware 翻译成英文。李约瑟当时给这个译本写了一个书评，很是赞赏。他也提出一些问题，用题签的形式夹在译本中。《抱朴子》是道家的经典，译者把“道”翻译成“god”，李约瑟在批注里就写道，这样的翻译几乎是把天主教的神学加给葛洪了，他并不同意。这些都体现了李约瑟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理解。

陈正宏：我们这次编目，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发现，李约瑟作为一名科学史家，与他的好朋友竺可桢教授有颇多相似之处。竺可桢会在日记里记各种各样琐碎的事情，李约瑟也是，每次到中国访问，具细资料他都留着，1950 年代的购书发票他也都留着。在明刻本《神农本草经》里，就保留了一张 1952 年他在



鲁桂珍赠李约瑟《绘图详注历史三字经》，内有李约瑟学习中文时所作英文批注

北京东安市场购书的发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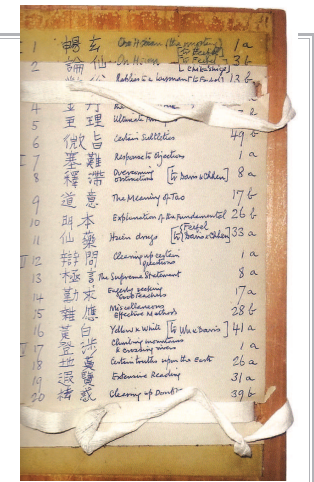
宋专专：我们研究西方汉学家读过些什么书，也能一窥西方汉学的发展历史。现在我们看李约瑟这些丰富的汉籍收藏，从中能够获得怎样的对西方汉学研究的新认识？

陈正宏：我们这一代人对李约瑟还是有感情的。我的小学时代，别说见到外国人，就连名字也很少听到，最早熟悉的基本上就是埃德加·斯诺、路易·艾黎，还有就是李约瑟了，都是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”。李约瑟的书我最早读的，大概就是他主持的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中《纸与印刷》分册，是由钱存训先生执笔的，写得很好。

这次在剑桥编目，我对李约瑟有几个非常强烈的感觉。第一个是觉得现在把他的英文版书名 *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* 翻译成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，是不对的，“文明”两个字缺失了。我曾经说过，研究西方汉学史不光要看欧洲汉学家写过什么书，还要看他们读过什么书。这次编图目的过程中，就深切地感受到这点。李约瑟不是一个视野狭窄的科技史小众专家，他是真的对中国文化、中国文明，有强烈的兴趣，想要从一个非常广阔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文明。他的藏书里有他非常重视理学的东西。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藏了一部清内府刻本的《御纂朱子全书》。我第一次去，莫弗特馆长就让我看这本书，他觉得我是研究版本的，应该对内府本感兴趣。而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李约瑟为什么会读这个书。这部书的卷四十二《性命篇》里有“事事物物，各有其则”，李约瑟对这个“则”作了批注，探究这个“则”到底是什么，是一种自然的法则？还是其他？我们在编目时不断看到，他在讨论问题或者读书时，非常关心中国文化中的一些基本命题，他是从这样的意义上一点一点理解中国的。所以后

来他的科技史著作越写体量越大，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试图对一些具体的问题研究和表达得更完整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超越常人的眼界和能力——以颇具个人色彩的巨著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。

第二个感受，这次编目，我们发现了他的很多藏书印，不光钤在书上，连印章实物俱在。从这些印章可以看出，李约瑟非常向往像中国传统文人一样生活，这和一般理科出身的科技史专家很不一样。他最早的汉文印章，应该他当时的女朋友、后来成为他太太的鲁桂珍，请人帮他刻的，“李约瑟章”四个字，看起来就是民国时候图章店里刻的极普通的姓名章。后来他就开始玩斋号章“十宿”，再后来他还有闲章，像“走马观花”“含英咀华”，用的都是中国成语。因为我是杭州人，这次编目，看到李约瑟的一个印章来自杭州西泠印社，就很激动。我还考证出来，西泠印社给李约瑟刻图章的篆刻家叫韩登安，曾担任西泠印社的总干事，是浙江文史馆的馆员。我们还在李约瑟保存的原始文献里发现了他给韩登安画的印章草图，印文是“和光同尘”，还写着刻好后送到杭州饭店 420 号。而韩登安呢，刻完以后，除了送印章，还用打印谱的方式，给李约瑟送去钤印的样子，笺纸还是韩氏自制的，这些李约瑟都带回剑桥，一直珍藏着。这种玩法，都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玩法，不是一般科学家的玩法。这点对于今天完整地理解李约瑟，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。他真是一位独特的西方学者，是能够进入中国文化深处，像一个中国传统文人一样生活的西方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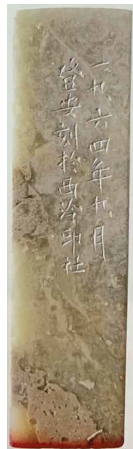
李约瑟手录《抱朴子》内外篇篇章名

第三点，我也注意了李约瑟所藏善本线装书的一些版本。其中有一本《橘录》，其实应该是明代弘治年间的一个翻宋刻本，但是李约瑟买进来的时候，是把它当作宋本买的，是被骗了。不良书贩给这部伪宋本做了假的题签、假的黄丕烈和何焯的跋，还盖了一连串的假印章。李约瑟呢，买了个“宋本”，起初还很自得，专门请钱存训看。钱存训看了，说是假的，并写了篇文章详细加以考证。李约瑟就把这篇文章郑重其事地和这部伪宋本一起放进函套里。有人觉得李约瑟看本子的水平太差，闹了笑话，但我不这么看。我们在编目中发现，同样的书，李约瑟会买不同的版本，这说明他对中国的古籍版本是有意识的。一位科学史家偶然在古籍版本方面上个当，有点可惜，但无伤大雅，难得的是，他能够在阅读或者利用中国古籍的时候注意到版本问题。

从这三点来讲，我觉得他真是了不起。

宋专专：他是在用我们做传统学问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化，可以看出这一代的汉学家功力确实不一般。

陈正宏：李约瑟已经比之前的汉学家像翟理思、沙畹等



韩登安为李约瑟治印「和光同尘」



李约瑟给韩登安画的印文草图(右)和韩登安治印后送给李约瑟的钤印样子(左)